

溫
州
經
籍
志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一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宋

陳氏

諡 易庵文集 續文獻通考
一百八十

佚

葉適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初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 水心文集
二十五

萬姓統譜一百十八薛高字寧仲永嘉人任蓮丞簿棄官而隱讀書作文至老不休家有讀書樓郡守樓鑰爲之記陳謙贈之詩有萬卷編鈔

高似屋一門師友重如山之句

薛氏叔似

薛文節文集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並作文節公集

佚

案薛文節集見通志及萬麻府志攷宋史三百九十七本傳載叔似謚恭翼萬姓統譜一百十八載作謚文節萬麻府志人物傳則云謚文節改恭翼不知何據又宋史本傳云有稟二十卷各志載文集亦無卷數疑有筮悟也

蔡氏

幼學

育德堂集

五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佚

文懿公集

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西垣集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葉氏

適

水心先生文集

二十八卷

書錄解題十八讀書附志下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宋史藝文志七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作二十九卷

闕

遜學齋藏明正統戊辰黎諒重編二十九卷本重刊黎編本乾隆乙亥溫州刊本

拾遺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

佚

備眾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敞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

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託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瀦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瀦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

人大梁趙汝諧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尤眾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閒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辯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蚤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

見其全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敘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爲二十九卷鈔梓以傳而屬直爲序於平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所當爲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尙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爲序而道之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泰和王直書

明正統本序

余幼時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已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括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

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入載始克備有曰文粹
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
標準一集十匹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
詩銘并襍箸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
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
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
正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明正統
本并序

余甲戌校士至東甌乃得水心先生文集而讀之歎其峻潔醇雅足爲
學者程式惜缺十之二三蓋其後裔僅守此殘編也久矣余屬郡學博
士王君執玉懇懇重刊從武林藏書家覓全本以補綴之越一年余再
至則剗刷已竣校讎亦審爰進學者而語之曰讀先生文非徒學其文
也其學爲有用之學而非無本而然探源於經訓沿流於史籍而切劘

於師友近則陳止齋遠則朱文公往復辨析資陶冶焉以陳同甫之豪
氣心折於文公與先生則先生之本末可思矣其事功之大者在贊趙
汝愚請嘉王代光宗執喪而宗社獲安事出非常以一言爲國家定大
計惜乎不克竟其用也當先生爲太學博士時上疏論林栗言朱子非
是蓋義理素明而氣足以勝之故其發爲文章不可磨滅如此其贈荅
碑版亦有牽率應酬之作讀先生文又當知其大者也其後裔竭力襄
事無過前人光彌當思所踵武且是集流播遠邇聞風興起其裨益更
矧有涯哉乾隆乙亥年季秋月兩浙督學使者後學雷鉉敬題

乾隆刊本序

葉水心先生文集趙氏郡齋讀書附志載二十八卷馬氏通考二十八
卷外載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今所存二十九卷則明正統閒章貢
黎氏另爲蒐輯編次以傳之者其拾遺別集是否槩而爲一舊本失傳
無從考正先生裔孫賓上守其先集肄業東山書院黎本二十九卷又

復佚去二三乾隆甲戌學使者副都御史寧化雷公按部至甌搜求先賢遺集從書院得之惜其殘闕命教授王君執玉於錢塘吳氏購得全書謀重梓焉郡之俊髦及葉氏後人咸歎然出貲相伙未克竣工教授因太守俞侯以請曰東山書院荷公樂育久每自解俸錢佐膏火有羨倘移爲繡梓費用成厥功卽令板藏院中俾諸生識有本之學發爲文章不可磨滅庶幾一動足一啟口皆知於身心性命間的然求其向方而不致猝然入於不可知之域非特爲文字楷模而已也一郡成人小子以是望公久矣余欣然從之曰是余之素志也夫書成丐余爲序爰述重鐫之緣起以爲多士助若夫先生立朝之本末文章之根柢學使雷公言之矣余何辭焉乾隆乙亥仲冬浙江分巡溫處道後學朱椿謹

識乾隆刊本序

俞文漪跋

乾隆二十年
不錄
乾

王鳴盛跋獨孤及至之毗陵集有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墓志銘至之作志尚書右丞長樂賈至幼鄰作銘蘇許公瓌墓碑盧藏用作序張說作銘華嶽廟述聖頌達奚珣作序呂向作頌皆一文而兩人其爲之水心作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兩人其一銘眞希元跋永嘉葉公著作正字二劉公志銘二劉亦同一銘者此文章之變例王止仲所未及舉也

西莊始存稿三十二案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亦水心作見黎編文集十六此轉據眞西山跋

讀書附志下水心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右葉適字正則之文也門人趙

汝鎬

案當作謫序而刻之水心其自號云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水心集二十九卷

編修朱符家藏本

宋葉適撰適有

習學記言已著錄其文集之目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者皆二十八卷又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則獨載於書錄解題且稱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別集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彙

皆論時事末卷號總集

案當作後總

專論買田贍兵讀書附志則但紀其集

爲門人趙汝鑑

案當作趙

序刻而不詳其體例此本爲明正統中處州推官

黎諒所編前有自識稱少讀適策場標準慕其文至栢郡訪求八年得

劄狀奏議等八百餘篇因裒彙次合爲一編蓋已非宋本之舊惟趙

汝鑑原序尙存然汝鑑實用編年之法諒不加深考以意排纂遂至盡

失其原次其間如財總論田計諸篇多論時事當卽別集佚篇不在原

集二十八卷之內諒亦不能辨別也適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

然爲一大宗其碑版之作簡質厚重尤可追配作者適嘗自言譬如人

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卽僅瓷缶

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韓愈所

謂文必已出者殆於無忝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稱水心作汪勃墓誌

有云佐佑執政其持國論執政乃秦檜同時者汪之孫綱不樂請改水

心荅書不從會水心卒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
除去佐佑執政四字今考集中汪勃誌文已改爲居紀綱地其持國論
則子良所紀爲足信而適作文之不苟亦可以概見矣

黃震慈谿黃氏日鈔六十八韻葉水心文集奏議酒熙上殿劄子應詔
條奏六事愚謹按上殿當孝宗臨御二十六年應詔當光宗受禪初年
辨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此晦翁爲林栗所劾而水心辨之者按栗
時爲法從水心非言官又所學與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友者一旦
不忍其誣出位抗言廷斥不少恕此當與汲長孺面責公孫弘張湯者
同科嗚呼壯哉然晦翁初不以此重輕而水心則由此與之重矣 屯
田畫一申請狀眞州於瓜步滁州於定山和州於楊林石跋三處並量
築塚塢此外深入第二層差 大學講義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蓋欲
以禮爲治者所講率明白而釋回增美質一語講之尤粹若曰私欲頗

僻所謂回也禮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使之陰自消弭如冰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緝其章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於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則謂禮之於人可學而至非如竹箭松柏之本有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而經意未必然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以運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爲禮不難於人欲之流放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百十倍而用益不足民窮到骨脰削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乏使然也公尙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講道天子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表啟文平意順水心大手筆也四六語如此近世雕鏤自以爲工者何

如也卷六卷七皆古詩如超然北齋虎丘皆水心爲浙西憲司幹官時作也 記漢陽新修學記歷敘江漢古今材質文有節奏可觀 煙霏樓記公守廝時所作寫景狀物佳 溫公祠堂記謂公猶常人爾充實積久爲宋元臣此最善言公者 醉樂亭記末及古今政教尤佳 白石經藏記記少年游歷可觀末以其成先志而記之亦得體 龜山祠堂記記文優緩而理趣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記文載敗闕坊名錢之擾甚切 敬亭後記謂程氏誨學者先以敬爲非當先復禮蓋水心之學然也愚按乾道開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而說各不同晦菴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卽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拄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傅良則又精史學欲專修漢唐制度吏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

陳之歸雖精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易知獨
水心混然於四者之閒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
於陸又以功利之說爲卑則似不滿於二陳至於朱則忘言焉水心豈
欲集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言統緒果爲何物令人曉然易知如
諸儒者嘗略窺其所指爲統緒者似以禮爲主故其言曰學必始於復
禮禮復而敬立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若然則又似專言推行於文物
制度之禮以防民之非者也非吾夫子所指根本於吾心內之禮使克
去己私而復之者也禮不先於克己禮將何自而復學不先於敬己私
又何自而克己且未知所以復禮又何以使民俗之復禮而公之言統
緒又將何所從始耶且功利之學不必問也義理之學不容不辯也公
於義理獨不滿於陸而不及朱似於朱無忤者然朱之學正主程而程
之學專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爲非又何耶且敬也者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以來相傳之說非程子自爲之說也蘇子瞻千古奇材獨以輕薄讎程子終身思所以破其敬之說尙終其身不能而水心欲破之宜其說之不能自白也 序巽巖集序略曰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公未嘗藻黻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黥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愚謂水心此言亦寫胸中之所自得者歟 翁靈舒詩集序云起魏晉歷齊梁士之通塞無不以詩而唐尤甚彼區區一生窮其術而不悔者固將以求達也如必待達而後工工而無益於用舍之數則奚賴焉君頭髮大半白旁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城隅之館水石粗足而不能居也愚觀靈舒四靈之一也水心所以斥罵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詩名者尙遙拜之爲宗師可嘆也已 宗紀序謂佛學入中國其書具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

不用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卽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 呂子陽老子說序謂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爲佛老莊列之說怪神靈水心集二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愚按此兩序識到理明尤水心文之絕特者可以成誦故表出之 墓誌銘樞密汪勃徽州人紹興二年登進士十三年和親擇不與趙張同好惡者佐佑執政勃遂爲監察御史其賢不肖可知也乃云爲檜所忌欲蓋而彰矣然檜於一時同惡旣借官爵啖之以盡其力位逼則斥去如奴隸勃之見忌亦非公曲筆蓋紀實而是非自見者也 處州陳葵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反陋朱呂之學水心辨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語簡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曰昔孔子稱憤啟排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牽

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愚謂待其憤而後啟之待其排而後發之舉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胡崇禮誌云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爲其學尤眾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蓋譏之尤深也然亦工矣 平陽林善補及第葬其母陳氏鹽亭山爲光孝寺旨爭踰二年乃克葬水心誌云嗚呼有是哉夫貲不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遁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誅也銘曰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藥裡而揜孰在匹夫人之歸天與岡恩按水心此筆氣直語壯愧死當時符移紛紛之有司矣 水心能力排老莊正矣乃併譏程伊川則

異論也能力主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詆本朝兵財靡弊天下以至於弱正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荆湖棄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浙爲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弊削弱之尤者也水心之見稱於世者獨其銘誌序跋筆力橫肆爾近世自號得水心文法者乃以陰寓譏罵爲能愚觀水心文雖閒譏罵實皆顯白如曰旁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此顯斥翁靈舒廢家業而工晚唐詩直以爲世戒非陰寓也如曰蛛絲委架詩書愠鷺羽空陂菡萏愁此明言陳益謙不讀書而冒儒衣冠不得已爲作詩非陰寓也如曰丁村未嘗有此其村民不學而崛起未可知惟數花鬚嗅松葉世傳狀鮑清卿爲猴精此爲譏諷然他日誌其妻劉氏直舉龐蘊夫婦棄家學佛至賣漉籬此其偏好自有取輕者終篇述其治行甚褒瑕瑜不相掩也借曰水心時一以文爲戲可盡以例其餘耶學之者不于其橫肆而獨于其戲者耶嗚呼水心之傳

世者僅此而學之者又辱之且關學者心術故爲之辯

案永嘉之學與洛闕同源異委水心之譏伊川亦如東坡象山諸人意見偶殊無害其學也至張魏公先附汪黃後主恢復富平之敗喪師蹙國豈無可議者宋人以南軒講學朱子又作魏公行狀之故遂不敢斥其罪本偏袒之見東發之學尙非姝姝暖暖依附門戶者亦爲此論何也至水心之欲分兩淮江南荆湖爲四鎮以駐劄兵委之財賦皆得自用蓋欲重方鎮之權以救宋之弱未嘗非識時務之言東發乃謂水心欲割四鎮棄諸人毋乃欲文致其罪乎

吳子良林下偶談二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而心未平水心每案疑當作不以爲然也作抱膝軒詩鐫誚規賣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不怒垂死猶託銘於水

心曰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辨故水心祭龍川文云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既嘗爲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爲集序精峭卓特歎其才不爲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謂同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菴不予又不能奪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陳同甫王道甫合爲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箸書則同魯連非鄒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志復讎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爲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甫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昌黎評柳子厚略相類水心於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爲疑此要當爲知者道也 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顧其簡淡朴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

自然無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難識也 水心送王成叟姪云林黃

橘柚重渚白蒹葭輕意含蓄而語不費 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

佐佑執政其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

請改水心荅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

爲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

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政四字

碑本亦除之非水心意也水心荅書惜不見集中 水心爲篋窻集序

末云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文者宜思焉

自古文字如韓歐蘇猶聞有無益之言如說酒說婦人或諧謔之類惟

水心篇篇法言句句莊語 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道熙後道學興廢

立君用兵始末國勢汗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可見後之爲史者

當資焉 三水心與篋窻論文至夜半日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丈

東萊也因問貧憲某文如何時案上置牡丹數瓶貧憲曰譬如牡丹
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
但舊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蓋
缶瓦盃然卻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人耳甕瓦雖謙辭不蹈
襲則實語也 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
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
粹醞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
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銘詩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爲最 四水
心詩蚤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爲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閒
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槩舉姑舉其近體成聯
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遞秋聲點點分案此篇亦佚此分量不同周匝
無際也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案此詩亦佚此地位已到功力

倍進也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節無伴月明邊

案丁少明挽詩

此惠和夷清氣象

也包容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滿涯

案題王叔範自耕園

此陽舒陰慘規模也

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

案贈蔡茂才貫之子與

此感通處無限斷也舉世聲中

動浮生胥帶來

案贈歐陽承務

此真實處非安排也峙巖橋畔船辭柁冷水

親邊花發枝

案陳待制挽詞

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奈

何案岷江愁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第二首

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

自摩空

案贈縣尉

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級也誓蔡羲前識簫韶舜後音

此亦

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

能追攀至於因上岵覽吳越遂從開闢數羲皇

案次韻喻叔奇九日

此等境界

此等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子美能之他如驛梅吹凍葉柁雨送春聲

案此詩亦佚

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桃聽雞催謁駕立馬待紉書

案並何參政挽詞

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

案贈高竹友外姪

曉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案沈氏

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

案送周子精

置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遺臘冰千筋

句春柳一絲

案此詩亦佚

燐迷王弼宅蒿長孟郊墳

案薛子舒墓

帆色掛曉月鱗

音穿夕煙

案送鄧諫從制幹

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

案趙清叔挽詞

難招古渡外空

老夕陽濱

案林處士挽詞

又特其細者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璣

致中翁卷靈舒工爲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爲法其徒尊爲四靈

翁然倣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後輩頗加稱獎其詳見徐道暉墓誌

而未乃云

案此處有奪字

尙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旣死蓋雖不沒

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後爲王木叔詩序謂木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

爲疑夫爭妍鬪巧極外物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

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

道稱不如流連光景之詩此論旣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以謝公所

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旣

出爲唐律者頗怨而後人不知反以爲水心崇尙晚唐者誤也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近時學者歆豔四鑿剽竊模倣愈陋愈下可歎也哉

四朝聞見錄甲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乙水心先生爲周述墓則以周南廷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冠之誌首蓋周自爲教官至給札中祕書皆未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近時眞文忠公撰徐玉堂鳳墓碣亦詳述其給札時言山東事蓋祖水心文法也 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狠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爲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首龍川雖不爲進士第一人其所上阜陵三書詎可混乎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也

澗泉日記下葉正則文字不苟作所惜削繩刻墨尙露爾要是究見根
概用意至到

陳昉穎川語小下邵氏聞見錄有巨羅不知何物

攷證案巨羅酒器也見北史祖暉傳又李

白詩岑參詩此似未考

葉文定公端午詩云立瓶巨羅銀價踴

詒讓案此詩見水心集六題作永嘉

瑞午行水心證宋史本傳作忠定東隱詩集二作文定以此證之則宋史誤也

是直以沙羅爲巨羅沙羅者今

之盥古之洗也當俟博古者瑞安葉文定公族本龍泉凡公所題號

皆曰龍泉葉某後居永嘉水心寺側水心寺名也趙蹈中序公遺文直

目爲水心集當爲公辨之

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二水心集劉正字墓志云居室尤陋不改子閒過

之及門而下建翁遠巡出迎中街笑云自二父生而四方之過莆者無

不造於庭蓋今之輜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予亦笑曰輜雖大不數寸公

門扉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也二父者賓之夙復之朔建翁名起晦復

之子潛夫尙書諸祖父葉公之對雖似謔實賢其不變於俗也 謝上
蔡之孫曰偕其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黃子耕守天台修郡志
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田宅楊龜山之家既賣其宅四
世孫子復病之爭訴紛然余景瞻守南劍曰有司用交易法耳安能空
手以得自至郡列券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之修補其漏闕又職子
復於學以廩之見葉正則所爲祠記 三陳同甫治園池爲柏屋三間
名曰抱膝齋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同甫復因書求題咏於文公有
云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文公曰二公詩皆甚
高而正則之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嘆息惜不曾向頂門上下
一針猶落第二義也 四近世葉正則集中存和李季章參政一曲亦
云素不曉度曲故所次者一篇而止文人能斲爲之流俗強所短於無
益者何哉 案和李季章參政曲黎本誤入二十九卷
祿者內自跋亦無素不曉度曲二語

劉壘隱居通議一水心文集中稱朱文公或曰新安先生朱公或曰朱
公元晦又嘗騰章爲文公力辨林黃中之劾其於陳止齋呂東萊亦屢
稱之獨不及於象山心嘗疑焉以爲此時號爲儒宗者有四曰朱張呂
陸何獨見遺惟於胡崇禮墓誌中一寓其辭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
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
以故越人爲其學尤眾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激坐內觀以上
皆水心語然無靳辭似亦有取於陸者特謂之後出則非嘗觀象山與
晦菴往來書俱各稱兄及勉東萊勿於喪服中聚徒講授書中言詞峻
切止如平交陳止齋專書致幣於象山勤矣而回書亦惟稱止齋曰兄
止齋之於水心蓋前輩也象山視如平交則不得謂之後出矣水心輕
視竊未所諭 水心公志陳叔向之墓有曰君旣與魏益之游每恨志
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

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彷彿若有見焉自是以斯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瘳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讜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悱啟發舉一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培包蒙之枯游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逾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冀於其師者益之未暇詳也以上皆志中語予嘗記乾澗間有魏掞之者嘗以直諫膺主眷而未知益之名諱爵里與夫所學傳承也夫以悟爲則固未足以盡道然誠妙悟則亦幾於見道矣朗澈激瑩纖翳不留高出萬象之表與太初鄰其視踵頭故紙迷溺訓詁而卒無益於自得者

不差勝乎水心之論雖有抑揚顧窺其微旨則亦有取豈非泥於時好

艱於顯露亦正言似反者歟不然則讀書徒多修方不療二語正當斥

絕豈空表而出之邪或謂此語蓋有激而云然亦至論

案陳者蓋溺於心學者故水心

譏之劉氏論學亦喜象山故不以水心之論爲然

水心作宗記序述永嘉鮑壆刪擇禪宗要

語定著百篇有曰予嘗問壆儒之於佛強者愠弱者眩皆莫之曉子以何道知之壆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

予聞而逾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今悟而遂

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觀此序則水心固

未嘗以佛家之悟爲是也徐侍郎諱誼水心志其墓有曰諸儒雖爭

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於語言播流於篇末多苾昧影響而已及公以

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脩證所緣至於形廢心

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茲

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徐公卒於嘉定初元時聞浙諸老存者寡矣越之新昌黃仲山名仁靜有子名度登朝顯宦年八十七卒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如有其說深矣病中嘗曰除世俗塵事易除心中情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脫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以上載水心志中詳其爲人豈亦融會儒釋之學者歟

水心論佛學云予在荊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竊若該涉夫西戎僻阻無有忠信禮義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閒披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始終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較然殊異豈可同哉世儒不知淺深猥欲強爲攘斥其於道鮮矣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念佛者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兵所課

爾東叔言誦此書三十年矣子問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知之止於如是以上皆水心先生語味其旨若靳之者又嘗稱天台端信師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蠶起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曰信書廚不可與爭也闔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以此自終予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觀此論則先生所指悟本者未知所在 二初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是千載之已絕霍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身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印於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後也薛士龍奮發昭曠獨究體統帝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

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
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
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四人鄉之哲人
也此葉氏所著溫州學記之說予按水心公志止齋墓有云從公四十
年似有師弟子之分矣而每字之薛尤前輩止齋所師而亦字之未嘗
曰先生也然水心行狀止云少詣呂太史不言止齋豈於止齋惟平交
歟計其行輩卽止齋實先達矣 永嘉有言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語當
有爲而發聞之雲臥吳先生曰近時水心一家欲台周程歐蘇之裂

十七後邨集中有云予少時讀龍泉所作陳仲石志高雅如檀弓穀梁

條邕如荀卿予至今猶不忘憶昔嘗與雲奮趙史君論水心文字止取

其銘之佳而未及其志也後邨翁推尊極至念不可泯因錄於此

案此誌見

黎編水心集十
二文繫不錄 識者更其評如何然不讀志亦不知銘之妙 昔開慶

已未歲嘗選取水心文之絕出者手鈔成帙以備觀覽時年甫二十耳
智識未到而輕於去取嘗疑必謬今者仕闕五載不讀此文久矣歸來
暇日重閱全集欲採所遺而亦無逾于前所選豈七十八翁知識不加
于二十時耶因記雲俞趙史君曾與余論筆法引水心公所序徐致中
語極有味余乃遺之今日因見卽入法結構之論也謾錄于後蓋雲俞
翁亦喜讀水心文者俊穎超卓廣記博辨當劇談快意時輒索予同聲
背誦晉元帝廟記司馬溫公祠堂記陳同甫王道甫周子及徐靈淵等
諸志銘抱膝齋詩朱孃曲諸篇以爲樂噫久無是契今之友朋會是意
者寡矣舊集蓄藏歲久溼漏腐壞懼成灰塵故亟鈔而存之延祐丁巳
四月三日送徐致中序日徐致中在零陵得單秉文筆法以自書論語
大學諸篇遺予予得之驚喜爲作詩云歐虞兼褚薛字遠筆
爲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嚴號令富有活精神碑版荒唐久
逝看走四鄰然致中書暴進而予素不知書恐見者嗤侮遂不敢出此
因其赴龍谿丞謾書以別致中云今人字不用法隨帖摹寫止取形似
雖有巧拙豈足評論予問當用何法致中言王逸少則不可知凡書皆

一法如匠造屋主人位置裝折不同木之分寸必應繩墨故分爲點畫合而爲字無妄施者致中所造如此當遂名家更須歸日驗之案此序劉氏全錄其文而黎編水心集不載今亦附錄之以補黎本之闕十九嘗記水心先生文中有曰豬

苓枯梗時而爲帝無不按節赴之或者疑其自作議論不知出南華經徐無鬼篇其言曰蔡也其實董也枯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郭象曰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此論大概喻人無貴賤觀所遇之時何如故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又俗謂可貴可賤皆此意也

梅礪詩話上吾鄉地瀕具區故郡以湖名葉水心爲趙守希蒼作勝賞樓記有四水會於霅溪鏡波藍浪等語

陳櫟隨錄水心自建康帥闔病歸不復出大肆力于碑銘記文四方甚重之陳筠窗耆卿吳荆溪子良皆宗水心爲文雖奔走其後而追之終

莫能繼

定宇文集八

案水心葉文定公雄文博辯爲永嘉諸儒之冠同時吳荆溪韓
澗泉真西山黃東發劉漫塘諸人交口推許無異詞至於碑版
之文照耀一世幾與韓歐諸家埒今所傳集雖非完帙然鴻篇
巨製猶見梗概誌狀百五十餘篇幾居全集之半嘉言懿行多
足與史傳相參證其爲溫州人作者碑誌行狀凡四十五篇婦
女之誌尙不與焉尤吾鄉文獻之淵藪也全集在宋代凡二本
一爲水心歿後門人趙汝諱蹈中所刊卽書錄解題讀書附志
所著錄者其本凡正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一爲
淮東本不知何人所編書錄解題稱其無拾遺編次亦不同至
明而正集二本竝佚惟別集僅存於世正統閒處州推官章貫
黎諒乃蒐緝遺佚編爲二十九卷自序稱所得殘本有曰策場
標準集者有曰水心文粹者有曰葉學士文集者有曰水心先

生文集者不知孰爲趙本孰爲淮東本也今世通行者大抵皆

黎誤編入襍著且佚其自跋詳前愛日齋叢鈔下又如黃氏日鈔六十八

所引水心屯田畫一申請狀大學講義送徐致中序翁靈舒詩

集序梅礪詩話中所引潘轉菴詩集序諸篇黎本並缺別集今

世傳本首尾完具而黎編本財計下外論三外論四三篇並缺

則按羅亦未暇備然今距黎氏編集之時又數百年不惟宋刊

兩本不可復得卽黎氏所見殘本四種亦盡散佚水心遺文終

賴其編刻而存未可以疏舛置之也乾隆乙亥溫州重刊黎本

竄亂今校者案第十四行黎下有不備論奪字原案如是無從校補

又案黃氏日鈔讀菜水心文一卷雖撮錄大要不能備載而卽

其所錄目次以校黎本異者十九原鈔不啻何本觀其有別集

而無拾遺蓋淮東本矣今錄日鈔所載目於此并附識黎本之

同異於下庶後人有所考焉 奏議日鈔所載標目下放此

凡八篇第二卷標曰狀表凡狀入篇表十二篇標二篇弟三弟

四弟五三卷統標曰奏議凡財計總論等四十四篇皆見別集

黎表則與啟自為一類見下卷應詔條奏六事與正集後 應

與別集十五卷別集惟此篇及應詔條與此同 又上執政薦士

詔條奏六事帝劄子別集十五所載與此同 又上執政薦士

黎本七下有書字編入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黎本劄子

二十七卷書啟類中 嘉泰上殿三劄一黎本

第五弟 淮西論鐵錢五事黎本下有狀 嘉泰上殿三劄一黎本

弟三弟四弟五題曰上嘉泰三年 開禧上殿劄七弟入題曰上宣

皇帝劄子下注云嘉泰三年 開禧上殿劄七弟入題曰上宣
注云開禧二年 安集兩淮申省狀卷第一 屯田畫一申請
狀黎本 續陳堡塢利害狀黎本二卷弟二題曰定 大學講
義黎本佚案黎氏自序云其所著經史子集編為後集總名曰
若水心文集今所行二十九卷本每卷首行水心先生文集卷
云經史子集當即別集易書詩春秋管子老子孔子家語莊子

揚雄太玄左氏春秋戰國策史記三國志五代史諸篇
大學亦經也講義疑黎本改編入後集故正集佚之耳
表啟

黎本表在第二卷與狀為一類啟與書為
卷六卷七皆古詩

黎本類別在二十七卷凡書十二篇啟十篇
卷六卷七皆古詩

黎本卷六古詩七十七篇卷七古詩七十一篇
卷五言律詩

黎本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
漢陽新修學記陽本九卷弟三
煙霏

一皆記共五十三篇
漢陽新修學記陽本九卷弟三
煙霏

樓記黎本九卷弟五
溫公祠堂記黎本九卷弟七
樂清三賢祠黎本九卷弟三
賢

祠堂記九卷弟五
醉樂亭記黎本九卷弟十一
石洞書院記黎本九卷弟十四
賢

千佛閣記黎本九卷弟十五題上
白石經藏記黎本九卷弟十四
賢

淨慧院
龜山祠堂記黎本十卷弟一
山
平陽縣代納坊場

三字
錢記黎本二十卷弟二
敬亭後記黎本十卷弟四
上蔡祠堂記黎本十卷弟六
蔡本下有先

生二
瑞安修學記黎本二十卷弟九
瑞安下有
北村記黎本十卷

字
瑞
葉嶺書房記黎本十五卷
風雩堂黎本風雩堂記
溫

第十
州修學記黎本十卷弟十五
紹興諸暨二莊黎本紹興府新置

州修學記黎本十卷弟十五
紹興諸暨二莊黎本紹興府新置

州修學記黎本十卷弟十五
紹興諸暨二莊黎本紹興府新置

九 郭氏種德庵記黎本十一卷弟一 溫州社稷記黎本十一卷弟四 季

子廟記黎本十一卷弟五 南安三先生祠堂記黎本十一卷弟九 宜興修

學記黎本十一卷弟十 寶葵觀黎本十一卷弟十 連州開楞

伽陝記黎本十一卷弟十三 湖州勝賞樓黎本十一卷弟十六 序黎本

十四凡序三 石庵蔡瑞藏書黎本十一卷弟二 陰陽精義序黎本

黎本十二 紀年備遺黎本十二卷弟八 徐致中論書法黎本

卷弟五 為鶴堦隱居通講十七載水心送徐致中序一篇卽此 巽巖

水心送文惟此篇首尾完具當抄入黎本以補其闕 巽巖

集序黎本十二卷弟十 周會卿詩序黎本十二卷弟十三 松廬集序黎本十二卷弟

十 歸愚翁文集序黎本十二卷弟二十二 翁靈舒詩集序黎本十二卷弟

八 軒集亦並不載 周南仲後序黎本十二卷弟二十三 黃文叔周禮

序黎本十二卷弟二十四 法明寺教藏記黎本十二卷弟二 宗紀序

黎本十二卷弟 呂子陽老子說序黎本二十九卷弟二十七

陽老子

支離說

胡尙書序

黎本十二卷弟二十九

統題曰稷

題畫

黎本二十九

河豚雖毒而人能

啖之

此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語黎本二十九卷

石月

硯屏

黎本十一日鈔舊本與題對

戴有望病詣王大受

此題拙齋詩

三十九卷弟

潘彥庶輕鄙舉子學

黎本題潘彥庶羣書

題劉

潛夫南嶽詩

黎本二十九卷弟四

題周簡之文

黎本四十九

文下有

題義役

黎本二十九

祭文

黎本五十三篇

潤

底之松山上之苗

此祭韓子師尙書文語

鬚髻

此祭王木叔

字黎本二十八

墓誌銘

黎本卷十三至卷二十五凡十

徐

誼待制

黎本賈諤開待制知隆興府

蔡必勝黎本蔡知開墓

一

陳傅良墓誌

黎本賈諤開待制中書舍人

著作正字二

劉公墓誌銘

黎本十六

賈諤劉公穎

黎本賈諤開直學士監

卷弟九

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第二十卷 曾侍郎漸黎本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薛待制

弼黎本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黃尚書度黎本故禮部尚書

墓誌銘二 陳謙黎本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祭酒李

祥黎本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黎

卷七 趙彥構黎本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 王柟木叔

黎本朝議大夫秘書少監王 蔡行之 趙公墓誌銘二十四卷

趙師鞏黎本兵部尚書徽猷閣學士趙公墓誌銘二十四卷

也然以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戊戌及周密齊東野語三所載攷之

則師鞏犬吠事乃鄭斗所造以報擬武學士之憤者宋史誤取

也 施師點黎本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 樞密汪勃黎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二十四卷弟六荆溪林下個談謂水

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汪之孫綱不樂

請改水心終不從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

囑者竟為除去佐佑執政四字案今黎本佐佑執政作居紀綱

地蓋即門下所改黃氏所錄仍作佐佑 劉彌正侍郎劉公墓

執政則其所據者為淮東本無疑矣

誌銘三十 周 濱中 黎本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卷弟三 黎木司農卿 湖廣總領詹 狀元姚穎 黎本宋故宣

姚君墓誌銘 十五卷弟九 非文定公母臧氏 黎本故太碩人臧氏墓 池

州貴池縣葉氏 黎本葉君墓誌銘 醫痊王大受 黎本翰林醫

銘十三卷 東陽郭氏 黎本郭處士墓誌 徐定 黎本徐德操

卷弟四 載陳傅良妻張令人 黎本張令人墓誌 鮑瀟 黎本朝

三 主 管 仲 伯 觀 鮑 公 墓 餘 姚 孫 椿 年 黎本孫承叔墓誌 永嘉

誌銘十六卷弟一 林正仲 黎本林正仲墓誌 王問詩王問禮 黎本提刑檢詳王

弟八 運 使 直 閣 郎 中 王 徐 道 暉 誌 黎本十七卷弟二 邵

公 墓 誌 銘 十 七 卷 弟 三 叔 豹 墓 誌 黎本十五卷弟三 題 日 宋 武 翼 郎 新 製 鄭 耕 老 黎

奉 議 郎 鄒 公 墓 誌 錢 之 望 黎本華文閣待制知廬州 省元

銘十五卷弟五 錢易直 黎本著作佐郎錢君 劉起晦 黎本劉建翁墓誌 知

墓誌銘十八卷弟四

處州蔣行簡黎本朝議大夫知處州蔣侍郎陳景思黎本朝

主官仲佑觀煥章閣侍郎吳興李泱黎本太府少卿福建

銘十九卷臨海周子及黎本國子監主簿周公處州陳葵黎本

陳叔向蔡誌銘黃翰黎本黃子耕墓誌劉子怡黎本劉子

弟八卷龐蘊夫婦破家從禪此劉夫人墓誌銘語周南仲

黎本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胡崇禮黎本胡崇禮墓誌虞

夫人黎本虞夫人墓誌徐文淵黎本徐文淵墓誌平陽林

善補及第葬其母陳氏黎本林夫人陳氏墓楊愿黎本資政

政樞密楊公墓誌銘鄭景元黎本鄭景元墓誌陳民表黎本

二十五卷孟猷良甫孟導達甫皆從水心黎本故運副

公墓誌銘二十二卷第五五唐氏黎本王太孺人唐氏墓

史漸進翁黎本史進翁墓誌長潭王公誌黎本二十四卷弟

誌 陳少南黎本陳少南墓誌 崇國趙公不息行狀黎本行狀編在

銘 二十六卷與諡議銘青詞疏文為一類凡行狀三篇諡議四篇

第八篇青詞六篇疏文十五篇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

贈開府儀同三司崇 張季樛狀黎本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

國趙公行狀第一 夷山冲佑觀張公行狀二十

六卷 第三 右黃氏所摘水心文凡一百二十五目蓋首為奏議表

水心先生別集

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 國史經籍志五作十七卷誤

存進學齋賦鈔本同 治辛未新刊本

瀋熙乙已余將白姑蘇人都私念明天子方早夜求治而今日之治其條目纖悉至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能行也萬一由此備下

列於朝恐或有所問質輒棄屬四十餘篇既而獲對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篋藏不出矣慶元己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死生筆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既沈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卽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爲新說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於後他日以授宋宓焉十月日龍泉葉適外彙自跋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彙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一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鈔本從子謙姪鳳舊鈔

本影宋葉適撰適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俱著

錄直齋書錄解題此卽別集十六卷也陳振孫曰別集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彙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均與此合其爲原本無疑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重編適集二十九卷今世行本是也其自識曰嘗求全書竟不可得又曰訪求遺本無有存者則原集之佚久矣更四百年原本復出豈書之顯晦有時耶抑適之精靈實有以呵護之也

慈谿黃氏日鈔六十八水心外集治勢三篇謂人主當以身爲天下之勢今天下之勢因治久怠戰而女真自恣天子方御征伐又十餘年天下始習兵革敢戰而天子已厭武紹興之末青鄆毫宋之間豪傑響應或號三十萬而天下終以不振習安難變乃其勢然今天下之士惟嗜利桀行者乃或叩閭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然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使之盡變也愚按此論平實而意若陰不滿於陳同甫諸

人 國本三篇國本者祖宗所以立國之意也我朝大意有二曰隆禮以御其臣恤刑以愛其民也此二事天下安之久矣不願而變安危必自此始愚按此深識我朝立國之意者也我朝立國以仁盡去秦漢後不道之事而此二事爲著 民事三篇謂今授田之制區儒者欲復井田既時異不可行而俗吏抑兼并之說則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富者小民所賴不可豫置疾惡破壞之也隨時立制使無甚富甚貧其庶乎愚按此諳練之說也特未知所以立制者何如而可無甚富甚貧耳或者董仲舒限田之說乎 財計三篇謂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其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可也奈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哉自楮幣行而錢隱物窮設法以消天下之利莫甚於此官兵吏之冗食者多而不知退考其原愚按此天下之名言而冗費則不

止官兵吏三者而已也所謂泉府必周公法恐又信周禮太過 官法
三篇謂漢宣帝號責實而徒課細碎爲失實今治不過若漢宣帝且舉
以羣臣百僚爲不足用而上自用也謂冗官始魏晉自文武分而昔之
侍衛用文者今武士宦官專之自官吏分而昔之所辟曹掾今吏胥專
之此選舉甚狹而官猥多也謂患其冗者抑之以法此當甄別使賢者
能者堪之柰何操利天下之權而反以抑也愚按三說皆考訂之言但
力辨古人非事簡而力言古人之事爲多亦似信周禮太過 士學二
篇謂孔孟守三代之說於春秋戰國之世迂闊之名自此始今必得眞
迂闊者而用之其庶乎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
以取士而務養其心愚按此乾瀆閒議論也然不知養其心者當何如
耶 兵權二篇謂兵必用詐自孫武始今其氣焰興起若將與聖賢並
稱而右科武學又使之讀誦其書是徒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淮以北

皆吾之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尙安用武之術必也不多殺邦本不搖無
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愚謂言兵若此斯儒者矣視老泉輩平
生師孫子之學霄壤矣 外論四篇謂中國之待夷狄有義有名有權
契丹更六聖百二十年無敗盟而約女真其滅其國在前日爲失義女
真吾仇也今日請和尤爲無名視其所以來而權之必有先勝之形變
困重難舉而使輕利易爲此在朝廷大政紀綱憲度之際而乃略淮以
守江守江以安閩浙此其去中原也遠矣其言慷慨激發讀之使人痛
憤愚謂果守江果安閩浙機至事成中原亦非遠正恐江自爲守而人
未嘗守江閩浙百蠻所仰又未必其能安而人自安於閩浙耳 詩謂
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聖人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蓋詩之道至
周而後備雖其怨刺猶深厚憤發而不忍愚按此亦言詩者之常談特
水心長於文其形容有過人者 春秋謂治人之道人能自正於心者

雖聖人不能加也行之事矣折而從仁義禮樂者則治之也佚是其次也聞人之是己非己爲喜懼因其喜懼而治之是又其次不以是非爲喜懼而必待賞罰聖人之治人至是止矣春秋之作又所以治夫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愚按世謂春秋爲賞罰之書而賞罰必斷之理此不過兩言已足然人人能言之今其模寫次第多爲曲折則水心之文法然爾 周禮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賢爲之臣久於官而不去其爲地狹爲民寡治之者眾行之以誠故米鹽靡密無不盡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搖手無聖賢爲之臣不久於其官而又有苟簡詐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愚按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善爲周禮解嘲蓋未有過水心者也 管子謂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鞅斯若

桑弘羊之於漢又管仲商鞅所不忍爲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有弘羊所不屑爲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必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聖人不繼世而皆遇故夫陋俗之輿論王政終不合矣其言哀痛切至嗚呼悲夫 孔子家語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楊雄亦皆不足以知聖賢之言今世之知言者談性命而聖賢之實猶未著愚謂此借家語以排世之談性命者謂均之不知聖言爾 莊子謂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之切異於屈原者鮮矣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敘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亾身大足以亾天下流患蓋未已也愚謂此論理義之精到文辭之警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自古明天下之正道無出於晦翁大學中庸章句序斥天下之非道無出

於韓文公原道今而此論又足爲原道之配但謂其知聖人及以屈原爲比未然爾 崔寔謂寔勸其君以嚴刑爲無術此長者之言也 蘇綽謂商鞅以後皆謂古治爲不可復行綽佐宇文泰方高氏扼關而攻西人凜不自保乃猶用古人治國之常道卒并齊滅梁益無敵於天下愚謂唐太宗之治多宇文之遺而水心之論卽魏證所以斥封德彝者也 廷對荅前代道仁禮樂皆雅淡不事華藻荅當時事多明白謂宰相失職專限資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謂諫官不諫諍反侵御史之事兩制侍從不講大政而弊精神於微文責儒臣太備而獨當前世養兵之患不能寬橫斂而裕民力及復讐在堅決信任其人大抵純淨非近世排仗語爲多者比也 息虛論二篇其一論親征斥萊公爲無識之甚嘻甚矣其二論待時謂越二十年之內日夜所爲皆報吳然後可言待則正論也 寶謀一篇謂四總領爲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爲諸

州之害版帳月椿爲諸縣之害此財以多爲累也四屯駐大軍耗總領之財廂禁土兵耗州縣之財是兵以多爲累也法度以密爲累而治道不舉紀綱以專爲患而國威不立皆熟於治體之言也 財總論二篇 謂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旣增之後不可復減祖宗盛時所入比漢唐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渡江以至於今視宣和又再倍此精於財用本末之言也 經總制錢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措畫以足一方之用方臘殘破東南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醇以相補靖康召募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數百萬維揚駐蹕呂頤浩葉夢得總財事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酒稅頭子所取猶止一二百萬其後戶部轉運使動添窠名所收之多至千七百萬截取以昇總領所之外戶

部經用十八出於經制於是州縣之誅求者江湖爲月椿兩浙福建爲
版帳向之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今新進者矜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
遠及貢賦之法乎故經總制錢不除則縣以版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
常爲無罪郡以經總制錢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爲有能而人才日衰昔
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可舉手齊民中產僅足者今轉徙爲
盜賊凍餓而生民日困左右望而羅其細碎而國用日乏愚按水心之
言懇切哀痛經總制錢誠所當除也而錢之未易除者兵之未省也水
心此言爲兵張本也 薦舉謂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無過者
循至京官則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不汲汲焉卑身卑體以求舉而
舉人者亦不困於求者之多真能舉賢以報上愚謂此今世第一當務
之急也夫人主所與其治天下者人才耳今顧困於三薦關陞五薦改
官之弊例而人才淪胥以敗矣所與其治天下者將誰屬邪水心積日

計月循至京官之說雖猶不免於賢愚同滯然猶愈於今之賢者以不求而困不肖者反以肆求而達也 任子謂員郎非甚重之官常調至此者可勿復與若從官宰執子弟則以今所與員郎者與之可也愚謂水心之議是矣然行之一家必自出於賢士大夫之意行之天下必自出於人主之意必建議者行之則韓范嘗朝奏而夕斥矣嗚呼 科舉謂一預鄉貢錫之官蓋藝祖閱天下士有更五代困場屋者因爲之賜愚按邵氏聞見錄載富鄭公以私故交段希元等耳今謂藝祖當考吏胥謂今世號公人世界官無封建而更有封建天下事立成書而付之吏得知而官不得知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受財鬻獄必大減且因以習士大夫使有材一利也無根固窟穴二利也稍去冗官爭奪伺候之風漸息三利也愚謂水心此議固善更合考漢世辟掾事其長之禮何若必拜立左右恐今世習驕成俗爲新進士任

子者不屑爾 紀綱一謂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紀綱其大本朝
細大俱失愚聞先儒謂本朝大綱正萬目亦不甚舉蓋指三綱關天理
人心者也水心有取於秦漢之強而不滿於本朝之弱蓋他有所謂紀
綱矣豈有激之言乎 終論三四謂兀朮來江南空千里無當之者未
嘗與之戰敗且彼所欲得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
後以與劉豫後又以歸我我不能守彼方據之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
惟我之所欲在和其女真亦以和爲利其事在一大戰而勝之耳愚觀
水心論虜事情甚悉然欲一大戰必有句踐苦心實政乃可非可以議
論爲也 上殿劄子論乘機待時四難五不可已見正集淳熙十四年
孝宗之二十六年也 應詔條奏六事光宗初卽位時所上也六事謂
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大槩欲寬賦省兵振弱爲強
此水心愛國愛君之志其謂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

兵之害甚於武帝此言頗切事情亦已見正集 後總水心別集水心
論治之書也別集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財以
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盡出專制而天下之勢至牽縲而不
可爲爲之激烈憤痛開闔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之能尙也然論治猶
、醫然論已壞之證易而求必效之方難水心始論歷詆本朝先正大臣
無一知治體而要其究極乃謂不能如秦之強始論必欲取幽燕守關
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要其究極乃欲於東南一隅更裂兩淮江南荆湖
而授之人始論欲盡省養兵之費以寬民而要其究極乃欲買官田召
民租佃如私家以贍兵食買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密文
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顧欲官買田而民佃
之耶今觀水心先以水心溫州一郡爲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
中此字疑誤。校者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

案元刊本作半

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

二十二人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及保甲督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至箕苕之費無不會計曲盡水心自謂可以永免擾民矣然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是溫州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柰何今世納官租之費石不下三數貫是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資納也其柰何今世吏卒催租雞犬爲盡徒虧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且虧官也其柰何且其立法之細亦多難久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二貫果足以贍其養者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一扛果足以償其勞者乎脚子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家食官作者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蝨吮血苟有其隙不約胥會所謂監官一員必且增監門必且增斛面必且以機疑當爲機察提督江湖乞丐之糜必且干勢要挾闕書求爲司門求爲放口求爲催租官況於吏卒何可預防數之一者

必且增而十數之十者必且增而百況其私取何可預限官租之贏既倍而吏卒之擾又煩正恐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屬不特繞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蕭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傳城而數百千里不預聞焉豈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景定三年甲子春後學黃震謹書

鶴林玉露七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槽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廳焉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葉正則作外橐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四朝聞見錄甲胡紘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爲無君 嘉定

閒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郡一作羣試必摘其微疵僅

從申省水心先生箸爲進卷外彙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

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

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擯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

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旣已爲詞

科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

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於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

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先生外彙蓋草於

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於嘉定閒雖先生本無意於嫉

視詞科亦異於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爲 乙孝宗方造券

以便民用金華陳天祐時爲侍從力抗疏以爲不及五十年必大壞極

敝而不可收拾水心葉先生進策亦謂不數年間將交執空券而無所售時上意士論猶未信其然至於今日驗矣

案水心別集弟一卷爲序發一篇次君德二篇治勢三篇弟二卷爲國本民事財計各三篇弟三卷爲官法三篇士學二篇弟四卷爲兵權二篇外論四篇弟五卷爲總義及易書詩春秋周禮各一篇弟六卷爲管子老子家語莊子太玄左氏春秋戰國策史記三國志五代史各一篇弟七卷爲總述皇極大學中庸各一篇弟八卷爲傳說崔寔諸葛亮蘇綽王通各一篇以上爲進卷八弟九卷爲廷對弟十卷爲始讓二篇取燕三篇息虛論二篇其子曰親實謀一篇弟十一卷爲財總論及經總制錢各二篇征曰待時兵和買折帛茶鹽各一篇兵總論二篇弟十二卷爲四屯駐大兵廂禁軍弓手土兵各一篇法度總論三篇資格銓選各一篇

第十三卷爲薦舉任子科舉學校制科宏詞役法各一篇第十

四卷爲新書吏胥監司各一篇紀綱四篇第十五卷爲終論七

篇後附淳熙十四年上殿劄子及應詔條奏六事

以上外第
十卷六卷

六卷爲後總其進卷卽今所傳賢良進卷外彙據自跋蓋淳熙

乙巳所作將進之孝宗以備乙覽者後十九年爲嘉泰甲子乃

自爲編定而附以奏劄二篇然其書迄未奏進故東甌詩集三

載趙汝回呈水心先生詩有外彙定於何日上中與只在十年

閒之句其後總一卷自跋未及攷孫之宏習學記言敘云先生

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世廢府兵而縣官

受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懷定矧以舊虜垂亾邊方數警筆

墨將絕遂爲後總特祕而未傳是後總乃水心絕筆之作三書

本各自爲卷帙水心卒後門人乃合編爲一集耳水心負經世

之略晚年制置江淮雖爲時不久而經畫卓然故此集論治諸篇反覆揚明切中時弊文獻通攷各門錄之幾盡其文筆雄偉尤非掇拾陳言者可比其後總專論買田贍兵黃東發頗論其不可行然治無成法在乎其人苟行之不善則封建井田聖人之大經驟舉之亦足以厲民而兆禍水心買田之議亦視行之何如耳未可遽議其疏也

賢良進卷

八卷

季滄葦藏書目○辟經室外集四作四卷

存

歸安陸氏儀觀堂藏鈔本

阮元碑經室外集四賢良進卷四卷提要宋寶文閣學士龍泉葉適撰按適有水心文集二十九卷四庫全書已著錄宋人賢良進卷甚多如孫深賢良進卷十卷錢公輔賢良進卷十卷均載郡齋讀書志而適

書獨不存唯前明葉盛棗竹堂書目經濟門有葉正則賢良進卷二冊

卽此書也萬厯溫州府志載水心文集之外有制科進卷九卷外彙六

卷疑此與外彙實係一種

案外彙與進卷非一種此誤

故黃震讀文集日鈔于適正

集外復箸水心外集其篇目摘要與此卷脗合按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一年六月詔在內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在外守臣監司不限科舉年分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適此卷卽于其時所進蓋適抱匡時之用故初年輪對卽以經世之說進且觀其上西府書及執政薦士書所舉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如劉清之陸九淵章穎呂祖謙楊簡項安世皆一時賢傑洵屬有心當世之士卽以文體而論亦筆力橫肆足以振刷浮靡唯持論間有不純如陳振孫譏其所作習學記言歷詆百家而篤信子華子推崇之以爲眞黃農亦辨其行官田不能無害則躋駁處正復不免故朱子亦嘗移書與之

辨論文體至日鈔推算別集以爲論治之書極論天下之勢牽縈而不
可爲開闢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能尙也

潁川語小下句法有呼有應葉文定公制科進卷君德篇有云其於事
天地尊宗廟也眞見其肅恭誠一而不敢懈而神祇祖考之格也非貌
爲之敬而意其不吾享也而況於簡慢廢缺而不畏也此段用眞見其
三字凡十其下句必兩用也字爲之應昔無此體

案水心賢良進卷五十篇蓋水心少時所作以備制科之舉者
文獻通考三十三高宗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先具詞業

策論其
五十篇

繳送兩省侍從參考之又淳熙四年監

察御史潘緯言制科進卷率皆宿著是進卷定制五十篇且皆
豫撰以備應舉之證水心舉淳熙戊戌進士未嘗試制科然此
書在當時盛行於世慶元禁僞學與陳止齋待遇集並見於彈

章

見文獻通攷三十二詳前卷

元白斑湛淵靜語一載韓侂胄爲相嘗招致

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後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則當時無人不誦是書也

又案是書宋志未箸錄季氏書目載宋板賢良進卷八卷余所見陸氏鈔本及水心別集所載並與季目同擘經室外集作四卷疑所見別一本也余嘗以鈔本與別集所載進卷校對其字句無甚異同惟後四卷每卷子目之前各有總目如弟五卷總義篇前題讀經五首弟六卷管子篇前題讀子五首左氏春秋篇前題讀史五首弟七卷總述篇前題述學三首弟八卷題敘臣五首別集本皆無之惟此標題小異耳

水心文粹

黎諒水心文集被

佚

策場標準集

水心文集

佚

案水心文粹及策場標準集蓋皆宋時所行水心文選本其書今並未見不知何人所定標準則似書肆采別集中文編之以射利者又宋末麗水吳思齊有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見宋景

濂吳思齊傳

宋文憲集四十八

其書明以後久佚季滄葦藏書目亦載

水心文鈔二本注云宋鈔今亦未見傳本其較與本或前或後均未可定也 國朝涪安方葵如別有水心文鈔十卷凡文二

百八十四篇桐鄉葉良球爲刻之其書傳本甚寡今不著於錄

謹附識於此

方鈔首有盧文弨校末有葉良球跋

翁氏

松廬集

水心文集十二

温州經書志

卷二十一

佚

葉適序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括刻
鴛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測由文人家並論則劉向所謂太
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
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爲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
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處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
秤星船可絕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厭服多矣吟咏者自
知之

水心文集十二

案翁常之名無攷水心集八有挽詞其弟二首云秀峯插天下
回溪曾送郴州路久迷更欲扶衰爲公往葛陂龍化的盧嘶蓋
郴州通判枕之兄弟也

枕字誠之樂清人水心文集十五有墓誌銘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一終

餘杭章見伊校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二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宋

王氏

緝

王誠叟文集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王氏

自中

厚軒集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作厚軒文集今從宋元學案五十六

五卷

宋元學案五十六

佚

戴氏

翁

岷隱文集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陳氏 峴 東齋集

三十卷 西山文集
四十四

佚

東齋表奏

二卷 宋史藝
文志七

佚

戴氏 厚 橫蕩類彙

十卷 攻媿集
一百七

潘氏 樾 轉庵集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
獻通考二百四十五

佚

鶴林玉露二姜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閒官職似楊蒲

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

瀛奎律髓三潘德久題釣臺蟬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但得

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英雄陳迹千年在香火空山萬木秋自

笑黃塵吹鬢客愛來祠下繫孤舟

轉菴潘樞字德久永嘉人葉水心快稱其詩說謂永嘉四靈之徒凡言詩

者皆本德久父任右職閩門福建兵鈞卒

二十八潘德久過虞美人墓樽前一曲奈何歌

千古英雄恨不磨女子在軍今莫問君王復諫向來多最憐秋雨添狐

穴誰與春醪酌棘窠一朽何須論異域寄聲青塚太媿媿

此奉使時詩亦有議論

梅磻詩話中永嘉潘樞字德久號轉菴水心先生序其詩集

案黎編水心文集佚

此序言德久十五六詩律已就永嘉言詩皆本德久讀書評文得古人深

處舉進士不中第用父賞授右職爲閭門舍人題釣臺一聯云但得諸

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丘爲人傳誦嘗從使節出疆有北征往來所

賦上龜山寺一首云菜花開處認遺基荒屋殘僧未忍離寺付丙丁應

有數岸分南北最堪悲金鈴塢上如相語鐵佛風前亦斂眉野匠不知
行客意競磨濃墨打頑碑或未喻金鈴塢上如相語之句余按晉書佛
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殺之其
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營戾岡僕谷斲
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營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斲禿當捉也
此言軍出當捉得曜勒遂擒曜德久用此事不無深意

萬姓統譜二十五潘樛平生喜爲詩下筆立成聲名籍甚人莫能儔永
嘉言唐詩自樛始有轉菴集

案轉菴潘鈺鎔樛萬厯温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周氏學古周會卿文集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伏

詩集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葉適序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早失怙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斷

哉

水心文集十一

案周處士學古萬厓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薛氏

仲庚

覆瓿集

水心文集十一

未見

葉適序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流輩而已未鉅

怪也來姑蘇葑門出老翁賦續通鑿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
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駿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顏任唐
陳李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土
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閒或見他文必爲之慙歎歎
息然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
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
故多怒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常藿食水飲欲利不掛絲髮奚取
奚慕而以是動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甚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
析微深刺胸臆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前瞭至日月渠不新其學長鋪廣
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聖皎逾雪霜不飽其廉其有益於世
固多矣又曹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水心文集十二

曹氏

叔遠

遜經集

波海環譚集五

佚

徐氏照集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
獻通考二百四十五

存

影宋鈔永嘉
四靈詩本

案山民徐處士照萬厯温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其集書錄解題所載凡三卷無集名

蓋卽宋本永嘉四靈詩

見三十五
卷總集類

所刊本也其本較顧氏南宋

羣賢小集所刊芳蘭軒集多詩一百四十三首惟第三卷樂府

末宋本尙有缺策故芳蘭軒集所載莫愁曲三峽吟李夫人廢

車行何所歸五篇並不存又周密絕妙好詞一選靈暉詞三闋

靈暉別無詞集疑亦編坊樂府之後惜宋槧不完無由攷核也

又水心文集八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詩云徐照名齊賈

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催買忽到雞林要倍難據
此是靈暉詩集其家有單刊本今則久無傳帙藏書家插架大

抵皆顧本也

芳蘭軒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集並
作詩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千頃堂
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並作五卷

存

石門顧脩南宋
羣賢小集刊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芳蘭軒集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徐照附照字

道暉一字靈暉永嘉人與徐璣翁卷趙師秀號曰永嘉四靈照即四靈

之首也嘗自號曰山民故其集又曰山民集趙師秀清苑齋集有哀山

民詩可以爲證陳振孫書錄解題獨稱照自號天民未知何據當屬傳

刻之僞也葉適作照墓誌稱其詩數百琢思尤奇皆橫絕欲起冰懸雪

跨使讀者變蹕慘慄冑首吟歎不能自己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

能道耳所以推獎之者甚至而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則謂適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之故其跋劉潛夫詩卷又有進乎古人而不已何必四靈之語後人不知以爲水心宗晚唐者誤也蓋四靈之詩雖鏤心銑腎刻意雕琢而取徑太狹終不免破碎尖酸之病照在諸家中尤爲清瘦如其寄翁靈舒詩中樓高望見船句方回以爲眼前事道箸便新又冬日書事詩中梅遲思閨月楓遠誤春花方回亦以爲思字誤字當是推敲不一乃得之是皆集中所稱佳句要其清雋者在此其卑靡者亦卽在此風會升降之際固有不能自知者矣照集原本三卷此本祇一卷不知何人所并又從瀛奎律髓得詩六首東甌詩集得詩二首東甌續集得詩一首併爲補遺附之於後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六芳蘭軒集一卷宋徐照撰照字靈淵永嘉四靈之一也其詩源出武功取境太狹然清瘦不俗故亦能自成邱壑

葉適徐道暉墓誌銘徐照自號山民有詩數百斲思尤奇皆橫絕欵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慘慄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惜其不尙以言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爲

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定紫芝

水心文集十七

鶴林玉露十四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

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

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

案全本芳蘭軒集無此詩而徐璣二葢亭集有之藏奎律隨四十二載此詩亦題徐靈淵此疑誤

瀛奎律髓三徐道暉題釣臺當時廊廟去此地也成空草木多年換兒

孫近代窮無言傷末俗久立慕高風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

尾句自來無人

道十三徐道暉和翁靈舒冬日書事三首石縫敲冰水凌寒自煮茶

梅遲思閏月楓遠誤春花貧喜苗新長吟憐鬢已華城中尋小屋歲晚

欲移家

思字誤字當是推故不一乃得之二三兩篇方氏無評語今不錄

二十三徐道暉題翁卷山

居空山無一人君此寄閒身水上花來遠風前樹動頻蟲行黏壁字茶

煮落巢薪若有高人至何妨不裹巾此詩真不減晚唐山中世事已無營翛然

物外新野蔬僧飯潔山葛道衣輕掃葉燒茶鼎標題記藥瓶敲門舊賓

客稚子會相迎中四句工貧居既與世不合當令人事疎引泉魚走石掃徑

葉平蔬誰念交情淺難如識面初榮途多寵辱未敢怨貧居四靈詩專力於中四

句用工尾句不甚著力今如此乃可喜也二十八徐道暉光武廟帳閉爐煙聚山龍帝者

衣真人元有道社鬼忽無威畫剝金猶在碑平字半非鼓鳴邨犬吠祭

罷數翁歸五六妙但是廟俱可用三十徐道暉送翁靈舒遊邊孤劍色磨青深

謀祕鬼靈離山春值雪憂國夜觀星奏凱邊人悅翻營戰地腥期君歸

幕下何石可書名第四句甚新四十二徐道暉永州寄翁靈舒古郡百蠻

邊蒼梧九點煙去家疑萬里歸計在明年風順眠聽角樓高望見船筠

州當半道長得秀詩篇第六句好眼前事但道著便新寄筠州趙紫芝推官府後巖蠻

眾何時訪古仙井甘鄰室其鐘遠雪風傳病去茶難廢詩多石可鐫蜀

江春未動猶得緩歸船

三四

四十七徐道暉題江心寺詩兩寺今爲

一僧多外國人流來天際水截斷世閒塵鴉宿腥林徑龍歸損塔輪卻

宜成片石曾坐謝心身

子甲寅乙卯閒至永嘉游江心寺見此詩別編開良佳今三十年矣

四十八徐

道暉贈不食姑衣以青爲色謂如天骨青近年全不食飲水自通靈心

信生狂語清羸改俗形半空仙樂奏曾向靜中聽

第六句好

梅礪詩話中永嘉徐照題子陵釣臺詩云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王

寶齋詩云梅公先 巖公壻出處同時道不同子陵爲梅公壻傳記所

不載意二詩必有所本

案芳蘭軒集一卷首爲樂府古詩次律詩次截句總詩一百單

五首顧刻謂依明潘是仁宋詩選

見羣賢小集凡例

然潘本實四卷與

顧本不同或傳鈔所併也

潘氏刻四照宋僅得翁靈舒二家徐詩未見此據顧修彙刻書目是

集蓋後人選本

詳二十卷

以宋本永嘉四靈詩校之律詩尙存大

半長律及古詩樂府刪汰幾盡如遊鴈蕩山八首

宋本有總題如是

集選壽昌道中能仁寺大龍湫瀑布靈峯五詩而能仁寺詩別

編於後與前三詩不相附又如未迴車及采蘭曲宋本並入樂

府而此集一附五律一入截句體例亦未允當疑選錄時隨手

增益故失其舊弟別有補遺詩十二首

宋本並有亦顧氏輯補本較闕

遺增和翁靈舒冬日其楊柳截句卽集中之柳葉詞顧氏誤仍

書事第一第二二首爲佚詩殊失之不放

闕本補遺無此詩至宋槧足本顧氏未見故所補

僅此也

天民集

東甌詩集二作山民集今從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三卷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徐氏璣集

二卷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
獻通考二百四十五

闕影宋鈔永嘉
四靈詩本

案徐長泰璣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書錄解題其集二卷余家所藏永嘉四靈詩本塵存上卷以校顧刻二薇亭集得遺詩五十九篇又顧本有而此缺者三十九篇互相茵補共存詩一百六十三篇所佚蓋不多矣四靈詩派出於晚唐故最工律句而他體則不堪擅場此集長律數篇頗有曠遠清逸之致古詩聯句諸篇亦澹雅不俗二薇亭集大半不載可惜也至五律內十日溪上兩篇語句略同實係一詩疑屬艸時別寫改本編錄者不復細覈遂兩存之二薇亭集塵存溪上一篇則較爲精審矣

泉山詩稿

東甌詩集二屬宋詩事四十三
並作泉山集今從宋史藝文志七

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
入萬曆溫州府志十七別載泉山集三卷誤

佚

二薇亭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習並作詩今從四庫全
書總目一百六十二。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習並

作四
卷

存南宋羣賢
小集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薇亭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徐璣撰璣字

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趙師秀集作靈因困字即古淵字蓋偶以別體

書之永嘉四靈之二也宋元詩會載璣官建安主簿龍游丞武當長泰

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則曰四人者惟師秀嘗

登科改官意謂三人皆未嘗出仕曹學士亦謂二徐皆隱居不仕今觀

此卷中璣有監造御茶五言古詩蓋為主簿時作其贈趙師秀詩有游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八

宦歸來幾度春之句七言絕句又有移官南浦一首則陳振孫所言偶然失考學佺又誤因之也書錄解題載璣集一卷與此本相符其名二薇亭集則通考未載或亦偶遺也集後有補遺集三首從瀛奎律髓東甌詩集東甌續集中鈔出厲鶚宋詩紀事載璣又有泉山集今未之見或東甌詩集所載爲泉山集中歟

四庫全書簡目錄十六二薇亭詩一卷宋徐璣撰璣字靈淵永嘉四靈之二也其詩與徐照如出一手蓋四靈同一機軸而二人才分尤相近

葉適徐文淵墓誌銘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

瀛奎律髓十一徐致中夏日懷友流水階除靜孤眠得自由月生林欲

曉雨過夜如秋遠憶荷花浦誰憐杜若洲良宵恐無夢有夢即俱游第

句好蓋是夏夜詩細味之十字皆好夏夜同靈暉有作即奉寄趙二丈齋居惟少睡露坐

得論文涼夜清如水明河似白雲宿禽翻樹覺幽磬渡溪聞欲識他鄉

思斯時共憶君五六夏初游謝公巖又取紗衣換天時起細風清陰花

落後長日鳥啼中水國乘舟樂巖扉有路通州民多到此猶自憶髯公

徐靈因名璣字致中予許其詩在四靈中當居丁位學者細攷之則信予言夏日湖上訪隱士繁暑何能避

孤舟訪隱人水鄉菱藕熟晴野稻苗新爲學師前業談空悞宿身鏡湖

三百頃不似此湖濱第三又寄庭深自無暑苔徑復縈紆賓客不長到

兒童自可娛荷花晴帶粉蒲葉晚凝珠與爾城闌隔茲歡想不殊第六

生十四徐致中六月歸途星明殘數點峰晴夜靜微聞水有聲六月

行人須早起一天涼露溼衣輕宦情每向途中薄詩句多於馬上成故

里諸公應念我稻花香裏計歸程

第四句良是第六句亦佳

二十三徐致中山居

柳竹藏花塢茅茨接草池開門驚燕子汲水得魚兒地僻春猶靜人閒

日自遲山禽啼忽住飛走有相隨

近乎爛熟然亦不可棄也

四十二徐文淵投楊

誠齋名高身又貴自住小村深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養生非藥餌

常語盡規箴四海爲儒者相逢問信音

三四佳

四十七徐致中登橫碧

軒繼趙昌甫作步陟高高寺徐行不用扶青天晴又雨山色有還無句

向閒中覓茶因醉後呼所懷論未足何乃又征途

第四句佳但亦本歐公

四十

八徐致中不食姑惟誦天童咒飲泉不能飢只緣多自饜番以致人疑

賦質金如鶴謀生卻似龜絲華通籍後會報女仙知

全如卻似四字下得甚好三四頗有

評論唐張司業有此題四靈皆傲之也

案二薇亭集凡詩一百單二篇編次與芳蘭軒集同亦選本也

以永嘉四靈詩所載徐集殘本覈之如次韻劉明遠移家詩本

三首此僅錄其二其采擇頗爲不苟且四靈詩宋本缺下卷其
佚詩轉藉此存其一二惟送翁巴陵之官詩前四句與四靈詩
所載大異不知所據別爲一本抑選者有所點竄也至於字句
異同尤不可枚舉題語亦多小異如別趙黃中詩宋本趙下有
汝邕二字此無之則不知黃中之名張主簿經過相尋率爾贈
別詩宋本題尙有年家生三字此本亦無之則詩首上世喜同
登之句不知爲何語皆不若四靈詩之詳備蓋選詩者所重在
聲病格律於題字不無節省也

翁氏卷集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
獻通攷二百四十五

佚

西巖集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十一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並作二卷誤

存選學齋
藏鈔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西巖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朱翁卷撰卷字續

古一字靈舒永嘉四靈之三也嘗登瀛祐癸卯鄉薦終於布衣葉適序

其詩稱爲自吐性情靡所依傍

詒讓案今所見文瀾閣傳鈔本西巖

目實見于黃氏日鈔六十八蓋黎諒重編時佚之也此不知何從得之

劉克莊後村集亦有贈卷詩云非

止擅唐風尤於選體工有時千載事祇在一聯中張端義貴耳集曰翁

卷四靈也有曉對詩云梅花分地落井氣隔簾生瀑布詩云千年流不

盡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游寺云分石同僧坐

看松見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其所取者大抵尖新刻

畫之詞蓋一時風氣所趨四靈如出一手也卷別有葦碧軒集今未見

其本厲鶚宋詩紀事載卷詩四首皆註出葦碧軒集以校此集惟寄遠

一首不載餘皆相同可知二集之詩實互相出入至張端義所舉五聯
鶉但列之逸句中不能得其全篇是又在葦碧軒集之外殆當時所刊
原非一本尙不止此二集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六西巖集一卷宋翁卷撰卷字靈舒永嘉四靈
之三也其詩較二徐稍秀潤如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之類尙有姚
台風致

案西巖翁鄉貢卷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
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鈔本西巖集存詩一百二十五首以
葦碧軒集校之多贈某先生七言律詩尋僧五言截句其二篇

願刻葦碧軒集補遺未載及願輯補遺十五篇而別少寄沈洞主寄遠人寄

山友徐靈暉處州蒼嶺春雪題王法師房送劉成道舟行寄趙
端行以上並五言律詩馮公嶺山雨寄山人徐靈暉東湖行鄉村四月

以上並七等詩凡十三篇蓋二集皆非全書也其閒篇弟先後

言截句

字句異同殊猥如贈張韓伯詩潘願各本伯並誤相

韓伯張弋字見貴耳

上藉此可以正之雖較之今本溢出之詩無多然未始非校讎

之助也

華碧軒詩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無集字南宋羣賢小集本無詩字今從潘是仁宋元名家詩集本

四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南宋羣賢小集本卷一

存

宋元名家詩集本南宋羣賢小集本

張端義貴耳集上翁卷字靈舒四靈也有曉對詩梅花分地落井氣隔
簾生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
輕游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見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
瀛奎律髓十三翁續古冬日登富覽亭未委海湖水往來何不閒輕煙
分近郭積雪蓋遙山漁舸汀鴻外僧廊烏樹閒晚寒難獨立吟竟小詩

還翁

翁舒學晚唐中四句工但俱咏景物而已尾句亦只說寒雞獨立吟詩而遠無遠味也

二十三翁靈舒幽居

蓬戶掩還開幽居稱不才移松連嶠土買石帶溪苔藥信仙方服衣從

古樣裁本無官可棄安用賦歸來

案中四句方氏加點

夢同一枕莊生夢回來

日未衙自煎砂井水更煮嶽僧茶宿雨消花氣驚雷長荻芽故山滄海

角遙念在春華

案六七兩句方氏加點

隱者所居百事已無機空林不掩扉蜂沾

朝露出鶴帶晚雲歸石老苔爲貌松寒薜作衣山翁與溪友相過轉依

依

案六七兩句方氏加點

春日和劉明遠不柰滴簷聲風回昨夜晴一堦春草碧

幾片落花輕知分貧堪樂無營夢亦清看君話幽隱如我願逃名

四靈中翁

獨後死然未能放其沒在何年此四詩圈點處十分佳也案此詩中四句方氏加點

二十四翁續古送陳郎

中棟知嚴州頻年經虎害人望使君來地重分旌節官清管釣臺涼天

星象動吉日印符開帝擢平津策曾知有用才

頻年經虎害太淺露指前太守或一切官吏乎

須要分曉不可波及無辜只有官清管釣臺一句佳上一句言係節度州又似不切大都皆然

二十九翁靈舒宿鄔

子寨下已謁龍君廟明朝早過湖傍沙船盡泊經火地多枯秋至昏星

易空長楚月孤蕭條村戍闌更點有如無

第五句新

泊舟龍游未得橋開鎖

去船難自由渚禽飛入竹山葉下隨流忽見秋風喜還成歲旱愁臥聞

篙子說明日到衢州

三句乃一法

閩中秋思客愁無定跡幾處冒風埃逢得

家鄉便憑將信息回海煙蠻樹溼秋雨瘴花開舊日越王國吾今身再

來

五六似張司業

旅泊幾日溪蓬下低垂困水程喜因山縣泊路向岸汀行聞

笛生羈思看松減宦情遙知此夜月必照故山明

第六句新美

三十三翁

靈舒壽昌道中清遊從此起過處必須看背日山梅瘦隨潮海鴨寒平

途迷望闊峻嶺疾行難聽得居人說今年冬又殘

此遊雁宕山詩也

石門菴山

到極深處石門爲地名嵐蒸空寺壞雪壓小菴清果落羣猴拾林昏獨

虎行一僧何所得高坐若無情

遊雁宕山中選此二首此一首不減唐人

四十八翁靈舒

不食始嫁時衣尙著忽自欲尋仙終日常持咒經年共飲泉瘦形非是

病怪語卻如顛金母還知爾招邀歸洞天

四靈皆有此詩亦一時題玉怪人也不食何所爲乎

隆宮周道士足軒貪得無厭者應難向此居爐中姪女藥案上老君書

花竹庭堦潔風煙戶牖虛道人隨分外安坐不求餘

起句好尾句好中四句平亦近套

書嶽麓宮道房借門令行處羣仙第幾家晴簷鳴雪滴虛砌影梅花香

蒸何年柏芽煎未社茶道人三四輩相對誦南華

此詩只似宋人詩不入唐味尾句好

案潘刊葦碧軒詩集第一卷爲五言古詩十二篇七言古詩三

篇第二卷爲五言律詩七十七篇第三卷爲七言律詩十一篇

第四卷爲七言絕句十八篇雖分四卷而詩較西巖集轉少四

篇疑非宋時選本之舊

潘刊四靈詩卷數皆屬宋本較多疑並潘氏所折也

石門顧氏刊

本所載詩與潘本同惟併四卷爲一卷又增補遺詩十五篇其

夢回詩宋詩紀事六十三載葦碧軒集有之而潘顧二本並缺

疑潘刊不無刪削厲太鴻所見猶其完本也

又案貴耳集所舉靈舒詩五聯宋詩紀事並列之逸句老曉對春日二詩並已見集中吾廬詩此集無而西巖集有之惟題作幽居又作移松連嶠土買石帶溪苔與張所見小異東甌詩集二又載作徐靈淵詩徐集各本並不載顧氏於徐翁二集補遺兩收之其目作吾廬與貴耳集合而上句作移荷憐故土則又不同此句甚不類必字誤也至瀑布一聯此集及西巖集並無而永嘉四靈詩徐道暉詩上石門瀑布詩正有此二句芳蘭軒集同又劉克莊後村千家詩十五載徐道暉泉詩亦同其目蓋書肆所改不足據遊寺一聯則各集並未見今所傳四靈集並殘缺失次張氏所舉果係翁作與否無攷也

趙氏師秀集

二卷

道齋書錄解題二十文藏通考二百四十五

佚

天樂堂集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
通考二百四十五

佚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趙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趙師秀紫芝

撰四人者號永嘉四靈

此蒙上二徐翁
卷集故云四人

皆爲晚唐體者也惟師秀嘗登

科改官亦不顯

清苑齋詩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並無集
字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無詩字

一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作一卷

存

宋元名家詩集本○南
宋羣賢小集本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清苑齋集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宋趙師秀撰師

秀字紫芝號靈秀永嘉人太祖八世孫紹熙元年進士浮沈州縣終於

高安推官永嘉四靈之四也其詩亦學晚唐然大抵多得於武功一派

專以鍊句爲工而句法又以鍊字爲要如詩人玉屑載師秀冷泉夜坐詩樓鐘晴更響池水夜知深一聯後改更字爲聽字改知字爲觀字病起詩朝客偶知承送藥野僧相保爲持經一聯後改承字爲親字爲字爲密字可以知其門徑矣又梅磻詩話杜小山問句法於師秀荅曰但能飽喫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云云故其詩主於野逸清瘦以矯江西之失而開寶遺風則不復沿溯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今皆未見此本僅一卷而題曰清苑齋集未審爲卽天樂堂集之別名否趙與虤娛書堂詩話載送謝耘游淮詩二句又東甌續集載師秀詩五首瀛奎律髓載師秀詩四首今竝附錄集末題曰拾遺似乎別有天樂堂集而詩人玉屑所論冷泉夜坐及病起二首稱曰天樂者今皆載此集中似乎又卽天樂堂集今未能盡睹其全莫之詳也厲鶚宋詩紀事稱秀有清苑齋集有天樂堂集分爲二種

而所錄皆此集之詩則鶡亦未見天樂堂集矣古書散佚闕所不知可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六清苑齋集一卷宋趙師秀撰師秀號靈秀永嘉四靈之四也四靈皆以鍊字爲宗而師秀才力稍富健其詩如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密持經爲徐照等所能如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則徐照等弗能也

鶴林玉露九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卽此意也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似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

貴耳集上趙天樂葉天心四靈之友也名師秀字紫芝作晚唐詩野水
多於地春山半是雲白石巖云起來閑把青衣袖裹得闌干一片雲又
云有約不來過夜半獨敲碁子落燈花移居云筍從壞砌甌中出山在
鄰家樹上靑呈二友云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一片
葉初落數聯詩已清再移居云地僻傳聞新事少路遙牽率故人多

頴川小語下桂爾雅名棖木斫卻月中桂以月中之影似之木犀乃巖
桂詩人便引木犀作月中桂誤矣趙紫芝詩巖前未有桂花開卻下得
好

詩人玉屑十九趙天樂冷泉夜坐詩云樓鐘晴更響池水夜如深後改
更爲聽改如爲觀病起詩云朝客偶知承送藥野僧相保爲持經後改
承作親改爲作密二聯改此四字精神頓異眞如光彌入子儀軍矣林玉
天樂送眞玉堂詩云每於言事際便作去朝心用唐人林寬語也林寬

送惠補闕云長因扣或日便作去朝心寄趙昌父詩云憶就江樓別雪晴江月圓用無可

語也西池宿月圓松竹深贈孔道士詩云生來遠姓孔何不戴儒冠

用姚合語也姚合贈傅山人云悲君還姓傅獨不夢高宗寶冠寺詩云流來橋下水半是洞

中雲用于武陵語也武陵贈王隱人云飛來南浦水半是華山雲瓜壘詩云野水多於地春

山半是雲亦合姚合語也姚合送宋慎言云驛路多連水州城半在雲此類甚多姑舉一二

蓋讀唐詩既多下筆自然相似非蹈襲也其間又有青於藍者識者自

能辨之林玉天樂詩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約客不來過

夜半閑敲碁子落燈花意雖腐而語新林杜小山詩尋常一樣窗前

月纔有梅花便不同蘇召叟詩人家一樣垂楊柳種在宮牆自不同二

聯一意任斯菴詩了無公事鉤簾坐一樹冬青落細花趙紫芝詩滿地

綠苔看不見細花如雪落冬青意亦相似不知孰先孰後其優劣必有

能辨之者林玉

趙與賡娛書堂詩話下荆公線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之句
今古傳誦宗人紫芝送謝耘游淮詩有云柘空淮蘭白梅近楚秧青蓋
模倣此

瀛奎律髓三趙師秀徐孺子宅今識高眠處滄波是切鄰已知難卽鹿
惟有獨潛鱗萃長過荷葉藤深失樹身閒思昔微子猶自得稱仁五六

切徐孺子宅異乎西
日照窗深然亦工密

六趙師秀秋日偶書官事何曾曉閒名苦要簽

大書公吏恐直語眾人嫌俸少貧如故醫慵病卻添秋風牆下菊相對

憶陶潛

詩亦平安但三四俗五六有
樂天語意鷓州推官時作

十五起師秀冷泉夜坐眾境碧

沈沈前峯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清淨非人世虛空見佛心

卻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

三四下一字是眼中一字是
眼之來脈作詩當如是科停

秋夜偶書此生

謾與蠹魚同白髮難收紙上功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夜

長燈燼挑頻落秋老蟲聲聽不窮多少故人天祿貴猶將寂寞歎揚雄

三四有議論卻不可以晚唐
詩一例看若如此推去儘高
呈蔣薛二友中夜清寒入繻袍一杯山茗

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

止事如毛春來擬約鷺閒客同上天台看海濤此等詩平正近世人甚

所作耳然 二十三趙師秀移居謝友人見過賃得民居亦自清病身
尾句高麗

於此寄漂零筍從壞砌磚中出山在鄰家樹上青有井極甘便試茗無

花可插任空瓶巷南巷北相知少感爾詩人遠叩肩小二十九趙

師秀簡同行翁蠶舒久晴灘磧眾舟楫後先行終日不相見與君如各

程水禽多雪色野笛忽秋聲若有新成句溪流合讓清五六俗爾然德

安道中食餘行數步稍覺一身和蠶月人家閉春山瀑布多驚啼聲出

樹花落片隨波前路東林近慚因捧檄過此乃江州德安縣所以云十

里烏紗巾上是黃塵落日荒原更恐人竹裏怪禽啼似鬼道傍枯木祭

爲神亦知遠役能添老無奈高眠不救貧此地到城惟十里明朝難得

自由身

此乃起高安推官時詩未至郡十里所作中四句皆可喜

三十三趙師秀潤岐山上作一

山大半皆楮葉絕頂閑尋得徑微無日謾勞攜紙扇有風猶怯去綿衣
野花可愛移難活啼鳥多情望即飛惟與寺僧居漸熟煮茶深院待人

歸

此詩三四見得是山

三十五趙師秀薛氏瓜廬不作封侯念悠悠

遠世紛惟應種瓜事猶被讀書分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已

老學圃未如君

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本樂天仄韻古詩今換一句爲對亦佳

陳水雲與造物游之

樓何處飛來縹緲中人閒惟有畫圖同兩層簾幙垂無地一片笙簫起

半空峯竹低添秋水碧渚蓮平接夕陽紅遊人未達蒙莊旨虛倚闌干

面面風

此樓在永嘉近城兩層一片頗俗五六亦可觀

三十九趙師秀孤山寒食三月芳菲

在水邊旅人消困亦隨緣晴舒蝶羽初勻粉雨壓楊花未放綿有句自

題閑處壁無錢難上貴時船最怡隱者高眠地白日春風是管絃

趙紫芝

意愈自滿以終其生錢塘詩人大率如此當時昇平石人富貴以一身混其中亦不爲大無聊也

四十二趙師秀寄

趙昌父逃名逃未得幾載住章泉便是重承詔多應不議遊高風時所

係新集世方傳憶就江樓別雪晴江月圓未句全犯無可憶就西湖贈

賈謩陳秀才四圍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門對官河水簾依柳樹陰每留

名士飯屢索老夫吟最感春燒盡時容借檢尋陳起字宗之睦親坊賈

所辛亥年凡五年猶識其人且識其新吳友人每於樓上立遠遠望新

吳春至山疑長江空雨似無懷才人盡愛多病體長瘦鶴已伶俜一臥

兼旬更有零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密持經力微尙覺衣裳重才

退難微筆祝靈惟有巖花心未已遍分黃菊插空瓶此詩三四先云朝

僧相保爲持經後乃及下親字亦詩法所當然也但更有零三字四

不佳四靈學嫌合賈島詩而不至七言律大率皆弱格不高致也

十七趙師秀雁蕩寶山寺行向石欄立清寒不可云流來橋下水疑是

洞中雲欲住逢年盡因吟過夜分蕩陰當絕頂一鴈未曾聞杜荀鶴賦

便是洞中人此三四亦相犯五六有味桃花寺舊有桃花樹人呼寺故曰石幽秋鷺上灘

遠夜僧聞汲井連黃葉登臺散白雲燒丹句漏令無處不逢君

四靈詩趙紫芝

爲冠大抵中四句鍛鍊磨瑩爲工以題效之首尾

贈源長老歸自湘中

白髮半頭寒未剃形容清瘦異於常爲人作畫衣添黑對客圍碁爪甚

長不染世閒如菌萐只留胸次簪瀟湘住山亦自年來懶竹閣門前借

一房

滑稽之中亦新

四十八趙師秀一真姑忽然能不食飲水度中

年此事知難僞令人信有仙形容無血色衣服有香煙聽說瑤池路猶

如在目前

四靈學晚唐詩故題目亦效之

桐柏觀山深地忽平縹緲

見殊庭瀑近春風溼松多曉日清石壇遺鶴羽粉壁剝龍形道士王靈

寶輕強滿百齡

五六

延祿觀寂寞古仙宮松林常有風鶴毛兼葉下井

氣與雲同背日苔磚紫多年粉壁紅相傳陶縣令曾住此山中

平熟安帖

梅磻詩話中趙紫芝天樂呈蔣薛二友詩云中夜輕寒入緇袍一杯山

茗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

何止事如毛春來凝約蕭閑伴同上天台看海濤全篇有蕭灑自適之趣第三句尤佳惠崇池上詩云禽還時動竹亦此意葢霜落則禽寒寒則翻身寫物之妙可見矣

惠棟易漢學敘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芝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葢實錄也

案趙推官師秀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潘刊清苑齋詩集第一卷爲五言古詩十一篇第二卷爲五言律詩八十四篇第三卷爲七言律詩二十八篇第四卷爲七言絕句十篇編次與芳蘭軒集同亦選本也顧本并爲一卷吳本五言律詩內送蔣推赴岳陽詩一篇重見顧刊刪之餘詩兩刻並同顧本別有補遺一首然貴耳集

所舉再移居詩娛書堂詩話所載送謝耘遊淮詩並已不存蓋其佚者多矣

潘氏

次鳳

潘應韶文集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潘靜海次鳳萬厓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薛氏

師石

瓜廬詩

東甌詩集二作瓜廬集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

存

江湖羣賢小集本

晉宋詩稱陶謝唐稱韋杜當其時人人皆工詩詩非不盛也而四人者獨首稱豈非侯鯖爽口不若不致之羹鄭聲悅耳不若遺音之瑟哉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此道蝕滅盡矣永嘉徐照翁卷徐璣趙師秀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治擇淬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

心先生既嘖嘖歎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而瓜廬翁薛景石每與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如秋天迴潔風過而成聲雲出而成文閒謂四靈君爲姚賈吾於陶謝韋杜何如也夫古詩三百不過比興然上下數千年閒騷人文士望而知其難擬之而弗似矣四靈陋晚唐而不爲語不驚人不止而後生常則其步趨警效揚揚以晚唐誇人此人所不悟也然則景石脫穎而出自成一大家真知幾之士哉景石名家子多讀書通八陣八門之變乃心物外至忘形骸築廬會昌湖西灌瓜貼樹筍醇擊鮮日爲文會論切鬪析恐不人人陶謝韋杜也情真氣和庶幾乎有道者而年五十一死矣死後人士無遠近爭致其詩其子弟手鈔不能給於是相與刻之嗚呼使景石健至今詩又止是乎嘉熙元年清明日東閣趙汝回序

青門隱趣也隱而廬焉趣成矣景石悟簡恬於羣動續雅正於千古聲

調所寄不假斧鑿世評其詩如陶彭澤梅都官蓋人品同夷澹同所發者自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內且各以功名文字自見期昌翁詩景石亡猶生矣世固有琅琅之音迭出源源之脈隨泯者生猶其亡乎此子於瓜廬編加敬西里趙希近題

竊歎古今知名士非文字言語固無以垂後而後之人乃以其人之賢與否而定去取之目則所重者蓋不特文字言語閒也陶靖節之潔操絕俗杜工部之忠恪愛君李太白白樂天皆先頌其人而後及其詩若瓜廬耕釣於會昌湖上隱然古君子融液羣書於世味澹無所羨故於詩肥遯之辭舒性情之正得象外之趣酌繩尺之嚴想其人晉宋人也讀其詩止於唐可乎交道寥落無所統盟拊卷重感嘉熙二年立夏日

荆山劉植

余蚤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所銓次非晤語所及則書題所

緘寄也掩卷俯仰遂成千古悲哉然君最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賈如何則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誦一以杜老爲師矣且時時爲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到遠難及余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槩趣極澹意極元句法極精安霜松雪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余猶記其游廬山有半洞容千佛諸峰共一雲石橋有泉湧龍頻躍山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邪暇日更當從趙東閣評之東谷王汝

予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蓋四靈詩雖擺脫塵滓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純乎淡也若瓜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謂詩若清音淡泊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

先生之所稱賞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始出而求者益眾平生所爲詩不多其子峻輩始收拾僅得幾篇旋鈐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明經進士爲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有父風而出處異矣溘祐丙午夏五東邠老人曹幽題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瓜廬詩一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薛師石撰師石

字景石永嘉人隱居不仕築屋會昌湖西題曰瓜廬趙師秀詩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卽爲瓜廬作也是集卷末有王綽所作墓誌述其始末詳甚卷首有趙汝回序稱其每與四靈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今觀其詩語多本色不似四靈以尖新字句爲工所謂夷鏤爲素者殆於近之至於邊幅太窄與象太近則四人稍同一門徑所謂融狹爲廣者殊未見其然蓋才地視四人稍弱而耕釣優游以詩自適意思蕭散不似四靈之一字一句刻意苦吟故所

就大同而小異也荆山劉植跋稱其多肥遯之詞斯言諒矣

王綽薛瓜廬墓誌銘永嘉之作唐詩者首四靈繼靈之後則有劉詠道戴文子張直翁潘幼明趙幾道劉成道盧次夔趙叔魯趙端行陳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從容指論則又有瓜廬隱君薛景石者焉繼後諸家又有徐太古陳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倫風流相沿用意益篤永嘉視昔之江西幾似矣豈不盛哉景石有瓜廬集若干卷

瓜廬詩附錄

案瓜廬薛處士師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

縣志文苑傳並有傳瓜廬學詩於徐道輝

水心文集八有薛景石兄弟問師於道輝

請使行質以子錢界之詩

而其所作乃與四靈體格小異詩派中與趙東閣

皆能別闢蹊徑者所著詩集一卷見宋本江湖羣賢小集據趙東閣敘及曹東圃跋則瓜廬歿後其子峻等有單刊本今未之見不知天壤內尚有流傳否小集本詩凡一百十二篇東歐詩

集所錄詩四篇並在其內宋刻卷末附四靈留題瓜廬詩各一首又趙師秀寄贈詩二首趙希迈薛美詩各一首前後敘跋亦並完具或卽從家本覆刊也

盧氏

祖皋

蒲江詩藁

孫應時燭湖集十

佚

孫應時序東嘉盧申之妙年取進士第辭藻逸發如水涌山出見子於吳中不鄙定交之喜爲樂府余曰不如詩之愈也申之卽大肆其力於詩居三年寄蒲江詩一編讀之郁然其春若時禽之高下而眾芳之雜襲也麗然其秋若風霜之清高而山川之寥廓也澹兮如幽人處士自足於塵垢之外儼兮如玉孫公子相命於禮樂之間也窈兮其思之深悠兮其味之長也蓋申之天分自高而用心尤苦洞視古今作者神交而力角之不愜其意不止非餘子碌碌新有詩聲者比也申之猶以質

於余固未嘗工詩而何以進申之於此哉雖然詩至於是可以止矣
作詩正如飲酒酒所以養人勿以病人詩所以足性勿以害性老坡所
謂可寓意不可留意者也或曰子曩力進申之於詩今之言不疑於相
戾乎曰惟申之知予可言而言予勿慮

燭湖集十

張端義貴耳集上蒲江盧申之祖皋曾爲玉堂有感詩兩山風雨故留
寒九陌香泥苦未乾開到海棠春爛漫擔頭時得數枝看有舟中獨酌
詩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言春事深松江別詩明月垂虹幾度秋短
篷長舫繫人愁暮煙疎雨分攔地更上松江百尺樓余領先生詞外之
旨
疎籬山崦人家挂酒旗細雨嫩寒衫袖薄客中知是
菊花時語意清新頗能模寫村居景趣

曹氏 齋 玉泉集

二十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二十一

佚

陳世崇隨隱漫錄五朱坦齋謂曹東畝

案當作

曰君生永嘉

案元改詩學

壽今

江西曰興到何拘江浙然則四靈不足學歟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

梅礪詩話下括蒼馮公嶺延袤數十里其高插天山之顛有半山庵乃往來駐足之地壁間留題甚多東畝曹西士幽布衣時經過題兩絕於壁云平蕪十里綠迢迢水宿山行行耐勞最是愁人最奇嶮馮公之嶮浙江海村南村北梧桐樹山後山前白菜花莫向杜鵑啼處宿楚鄉寒食客思家後 出藩入從仕路通顯庵僧與錢板揭之楹間

案東畝曹文肅公幽教授逢時子宋史四百十六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雙氏 潛山集

浣川集十

佚

戴栩婁南伯墓誌銘南伯名鑄君既卒有潛山集若干卷孤穀所纂次也介其狀請銘余讀之曰文之體不相沿其究一爾且吟咏以性情論箸以義理古人未有越此者世所同知而或不能自通於古人以其性情否而理義闕也君詩用元祐律雖繪組故事以就聲韻而高睨物表自爲開闢不失性情之正其他文倫紀條通勸戒森列往往有益世教若駢儷則君集中居大半夫四六本法不過句偶按昔字辭運今意調隨其分量可以稱工尤者絕出矣君割製採合理義默貫然則君之文無拘細非苟應俗者此朋友所以悲君生五十二年而溘汨以死也君之先繇長谿徙永嘉伯祖監察御史寅亮者自譜其系距唐納言十四

世爾

浣川集十

戴氏

稱

浣川集

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作戴博士集

十八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國史經籍志五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存十卷

闕

遜學齋藏重
輯十卷鈔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澆川集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戴栩撰栩字文子

朱彝尊經義考引王瓚說作字立子未知孰是也永嘉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爲太學博士遷祕書郎出知臨江軍不赴後復起爲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所著澆川集十八卷按栩有絕句云近來萬境心如洗笑改斜川爲澆川蓋其罷官後所自號因以名集也外閒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採掇編次釐爲十卷相與徐照徐璣翁卷趙紫芝等同里故其詩派去四靈爲近然其命詞琢句多以鏤刻爲工與四靈之專主清瘦者氣格稍殊蓋同源異流各得其性之所近至其文章法度則本爲葉適之弟子一一守其師傳故研鍊生新與水心集尤爲酷似中如論聖學論邊備諸劄子亦復敷陳剴切在永嘉末派可云

尙有典型經義考載糊所著有五經說註曰已佚今考其說惟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未必盡行其立論頗爲有識至於謂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由於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編簡之相亂大抵南宋諸人輕詆漢儒之餘唾雖不存可也

案浣川集永樂大典本存詩三卷文七卷浣川學于水心此集一題吳明輔文集後敘云頗憶從水心游每遇佳題輒令同賦是浣川於水心文法親得其指授故此集所存文奇警恣肆雜之水心集中幾不可辨詩則與水心倡和者尤鏗律詩頗近四靈而工麗過之如勸耕題正覺寺云地形緣水盡潮勢挾山來又云巖溜無時滴松風盡日來題石龍云鱗甲從人看莓苔自舊青題方公墓云葬地不封秋雨死詩壇空在暮山平送胡夢昱貶象州云此愁欲別柳邊雨明日初程桂外人並佳句也

朱氏

景淵

詩集

卷九

失

戴栩跋余舊友彫謝或散而他游其在者以余衰病不相往來閒以事請予力不能應重拂其情俛仰愧懼而已獨南蕩朱君景淵出必見見無他故必示以詩余與詩絕久矣而君勤勤如此所謂不以榮枯二其心者歟君詩婉麗清密如萬舞九奏笙磬閒發聽者忘倦而何待余之刻畫其不可不言者則君之行誼是已君蒲江先生之南容也當蒲江在時賙贈無虛日君亦哀窮悼出隨手散盡館於戚里毅然不干以私無纖粟累其意徙他館亦然以故貴人多愛敬之君通詩書禮及韜畧之學倦游場屋而以膏馥沾丐取榮名者無德色也斯不亦行誼過人當世之奇男子歟讀君集因書其末

景淵集九

案朱景淵事蹟無攷據戴序蓋廬直院祖皋壻也

劉氏植漁屋集

江湖後集十四

闕

江湖後集本

江湖後集十四劉植字成道永嘉人安上曾孫有漁屋集

案劉成道號漁屋

見東甌詩集四

薛仲止嘗爲作漁屋詩見雲泉詩其

集宋以來久無傳帙永樂大典本江湖後集十四存詩二十四

首蓋當時臨安書肆固有刊本也王成安薛瓜廬墓誌數永嘉

之作唐詩者成道亦其一今存詩雖不多而清詞雋語猶足見

四靈詩派東甌詩集四載成道詩二篇其鳳凰臺一篇爲江湖

後集所無可以據補此外佚篇剩句無可接據矣

楊氏

休南渚集二百四十八

佚

江西通志六十二楊林字山立溫州人咸淳中攝南豐令時邑遭寇毀

林璣其渠魁埽其巢穴招集流離葺理塵市百廢具興諸臺奏最有旨

再任士民安之

休作林誤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宋嘉定武科楊休平陽人南豐宰閣門舍人

周氏

端朝

周子靜集

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陳氏

墟

潛室文集

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趙氏

汝回

東閣吟藁

江湖後集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並作趙幾道詩集

闕

江湖後集本

江湖後集七趙汝回字幾道浚儀人

宋南渡後宗室散處南方猶題浚儀人示不忘也故此仍之

太宗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主管進奏院有東閣吟藁

東甌詩集三趙汝回字幾道永嘉人號東閣登嘉定第授忠州判官詠

橘花詩春風過後雪初白夜雨晴時水亦香詠水仙花詩屈原一點沈
湘恨李白三更捉月魂是皆奇句惜無全集

萬姓統譜八十三趙汝同名重一時苦吟興致高邁自成一家詠橘花
詩春風過後雪初白夜雨晴時水亦香詠水仙云屈原一點沈湘恨李
白三生捉月身皆爲詩人所珍從其學者多知名

案東閣趙管院汝回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江湖後集載有東閣吟藁蓋由原
本標題王成安薛瓜廬墓誌銘以東閣爲四靈派然其作瓜廬
雲泉兩詩敘于四靈頗致不滿東甌詩集二載宋慶之哭趙東
閣詩亦云往年失四靈詩道微一髮縞素革織組宮商節亂聒
力排唐末陋意與風雅軋則東閣論詩不取晚唐與四靈雖同
而實異矣江湖後集所錄詩凡三十一篇其古詩九篇奇警清

逸非復晚唐格調亦足徵其非專學四靈詩者也東甌詩集二
亦錄幾道詩十首其八不見於後集又詩集註所舉詠橘花水
仙花二詩後集亦並未載然則幾道詩散佚者多矣

趙氏

汝迓

趙叔午詩集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萬姓統譜八十三趙汝迓字叔午以詩知名登嘉定第駸駸進用因夜
雨梧桐王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之句觸時相怒謫官淪落不得志而
卒

案寒泉趙進士汝迓萬厓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
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萬姓統譜載其以夜雨梧桐王子
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之句謫官通志府縣志並同其說攷流奎
律髓二十劉潛夫落梅詩注云潛夫有南岳五稟當寶慶初史

彌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刊江湖集南岳五稟
與焉宗之賦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
邸而誚彌遠本改劉屏山句也敖臞庵器之爲太學生時以詩
痛趙忠定丞相之死韓侂胄下史逮捕亡命韓敗乃始登第致
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器之所作者併潛夫梅花詩
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又鶴林玉露十寶紹聞中興江
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敖器
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此詩與濂奎律髓
小異未知孰是
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周密齊東野語十六寶慶間李知
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
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
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爲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

公橋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皆指爲謗
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
起皆不得免焉寶慶詩禍羅方目覩其事雖諸書所載互異然
並不云趙氏午作周草窗所載同時被累諸人亦無叔午統譜
所載未足據也

鄭氏泌梅麓斐棗

三十卷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宋武科嘉定丁丑朱嗣定榜進士鄭泌有才名召
對嘉之特賜文科知安豐軍

趙氏希道西里詩棗宋詩紀事八十五○東
歐詩存八作西里集

佚

東甌詩集四趙希迈樂清人號西里

宋詩紀事八十五宗室希邁字端行號西里永嘉人太祖九世孫有西里詩藁

案趙西里希迈

迈字字書所無他書或作邁疑俗書萬爲万遂亦書邁爲迈也然史本瓜廬詩跋及前賢小集

拾遺三東甌詩集四並作迈今始從之

嘉定庚辰進士官至知柳州

趙志選舉作趙汝迂府縣

志選舉作趙汝迂均誤

趙諫東甌續集敘云於文獻大家訪求得西里石

渠桌齋暨昆陽文獻等集是此集傳本趙尙見之故續集於西

里詩選錄獨多也

黃氏

漢章

茶坡小藁

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宋進士嘉定庚辰劉渭榜黃漢章平陽人提刑祕

閣運副箸有茶坡集

湯氏

建

藝堂文集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劉氏

天益

筠坡集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誤題
陳天益今從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劉天益生平邃于理學文尤高古警拔所著有筠坡集行世

案筠坡劉賢良天益處士軫子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有傳

賈氏

孝樵

焦尾集

蒙川遺稿四

佚

鏡馳集

蒙川遺稿四

佚

劉猷賈鎔鏡墓誌銘鎔鏡先生諱孝樵字季華幼有異質羣書一覽習

聲律屢舉不就弗以愠通歷代史記雜家律曆浮屠書致思冲逸一毫
戶外事不入耳而於唐人詩尤工自號鎔鏡凡宇宙之廣山川之奇水
石草木之秀盡歸陶寫古風樂府迅逸灑落而近體律紆積茂最融風
燭變家藏且燬於是緝其所追省者曰焦尾集寄迹大父掛冠之地海
棠叢植慕徐常侍結巢意又自號海棠巢喜賓友岸幘迎笑商推古今
竟日無容援筆成詩不爲推敲態而奇正變化渾然天是掇其

所晚得者曰鏡馳集註西漢紀則有

文編府郡典故則有聯壁

事鑑取東坡互註重

因二十卷成誦馬

人猶自念庭闈

然增慨而題其卷

闡悲帖岷也先生

文勁氣

橫驚隘視

門友若資講陳公南一少卿趙公崇暉正言陳公求

魯折節視先生不敢友溘祐八年年七有五而卒賈氏繇閩徙溫之樂

清蒙川遺

稿四

案賈鎔鏡舊府縣志無傳焦尾鏡馳兩集亦未著錄蒙川所作墓誌見余家所藏舊鈔遺稿卷末缺字甚夥後半竟不可讀

文瀾閣本遂刪之非舊本尙存幾無從得其姓氏亦鎔鏡之不

幸也誌中載其著述尙有注西漢紀聯璧事鑑舊本此處無缺字然書名似未

全東坡互注重口此不知何書疑注東坡詩矣鈔本重字下缺二字宋槧書多有纂圖互注重言重意之目

重下疑缺一言字二十卷因書名缺奪無從校補今不復分析著錄附

識于此俟見善本再爲補入